

寫作人的夢

~與黃嘉汶及李穎詩對談

陳嘉銘 (BSocSc 1998, MPhil 2001)



這一夜，三個寫作人走在一起，暢談寫作與生活，理想與現實；我（左）看到的，是黃嘉汶(BEcon & Fin year 2)（中）對舍堂故事的投入感情，也是李穎詩(BBA 1999)（右）對青年鼓舞的人生歷練，而我亦看到自己多年的寫作旅程，在困惑中，感到熾熱。

寫作，可以是純粹私人的日記文字，也可以是公諸同好的普世章節。

寫作人，可以隱居山林孤芳自賞，也可以相識天下惠澤知音；當中故然有人會扮作風流才子自以為顛倒眾生，但總會有人默默耕耘卻足以鼓舞凡塵。

寫作，其實很奢侈；但寫作人總會因這份奢侈而感受至深，知道夢想得來不易；而亦正因為夢想，令寫作背後那零星四散的故事變得偉大，箇中千頭萬緒，來到這點竟能走在一起，令文字累積，讓情感流傳。

上一次的畢業生議會通訊中，我們已談過兩位近年畢業的同學，在工作以外追求夢想的執著。相對而言，在畢業前，若果同學的夢想已亦步亦趨，是否會有另一番圖像？而如果夢想是走上寫作的路，結果又會如何？

寫作人是普通人

黃嘉汶今年只不過是經濟及金融學系的二年級同學，卻已在去年十一月先後出版了兩本小說，投身新晉作者的行列，作品《37.8℃》及《13》以港大舍堂為小說故事的發生場境，令不少同學都甚有共鳴。李穎詩七年前更是香港游泳選手，曾多次代表香港參加國際泳賽，去年十一月更編撰出版《摘金背後》一書，以十位運動員的成長故事為引子分享奮鬥歷程，桑蘭、田亮、楊揚等運動員，皆透過此書與讀者對談，勉勵年青一代面對人生。

同是港大同學，前者仍在學業路上追尋，後者卻已畢業多年面對高壓工作，年資差距卻未造成代溝隔漠，因為同是寫作人的天涯，相逢相識自然有談不盡的書寫世界。

我們的「大師姐」張愛玲曾在她以題為《論寫作》的散文中說，紙張發明前人們以竹簡書寫，由於攜帶不便，書寫要盡量精簡；而到了紙張與印刷事業發展過後，「寫文章更成了輕鬆平常的事，不必鄭而重之... 養成寫作習慣的人，往往沒有話找話說，而沒有寫作習慣的人，有話沒處說」，所以真正的寫作人「更為要緊的（只不過）是一個普通人」。這夜我所遇到的寫作新手，我想如張愛玲的形容，把她們稱作普通人最為恰當貼切，因為她們的寫作歷程皆出於簡單直接的想法。

簡單直接的寫作動機

「我只想表達自己，因為我覺得自己的生活多采多姿，所以我想寫下來。」甫開腔回答問題，黃嘉汶便立刻簡潔地解釋自己的寫作動機，自言一切皆「純粹由自己出發」；相對李穎詩則因為經歷運動員生涯的起起落落，感慨良多，直言「現在的青少年看事物的角度很負面，作為運動員所經歷的訓練及堅持其實很值得與青少年人分享，所以希望透過寫作而鼓勵他們，能推動他們更積極地面對世界。」聽起來滿有意思的寫作深情，黃嘉汶在對談過程中多番講到「白愧不如」，直言自己「沒有大意義」，但其實兩人皆為自己的生活發聲表述，所撰寫的，已是歷史。

如果說李穎詩所寫的是運動員奮鬥歷程，黃嘉汶的文字當中，自然是舍堂生活裡人來人往的歷史。「我是住在 Starr Hall 的，一直以來我都對其他舍堂的文化及傳統不以為意，認為多此一舉。但有一次因為別個舍堂的宿生會邀請我們參加就職典禮，我們竟然未能派員出席，於是我便跟其中一個堂友前往，方發現原來各個舍堂皆有獨特文化背景，並非如我所想像的形式主義，而是真確知道自己舉手投足的傳統文化，我感到自己的舍堂沒有保留下來的東西，所以我便開始抒寫，希望為自己留下可談論的舍堂故事。」黃嘉汶說，可能正因為她入住新建成的 Starr Hall，比較「缺乏」傳統，方能讓她以抽離的角度觀看舍堂文化，在現今因舍堂迎新及相互角力的爭議中，很多同學都會高呼反思傳統，黃嘉汶卻會懷著保留舍堂昔日故事的目的而寫作，身體力行對傳統表達意見。

第一次出書

當然，黃嘉汶自謙的說「這只是個人的寫作，沒有甚麼很大的社會意義」；因為李穎詩，我們都看到作為運動員而寫作，對社會的影響力。「去年十一月十九日，《摘金背後》正式出版上市，我的心情特別緊張，刻意到書店找自己的書，可是問了店員多次也未能找得到，心裡滿是問號，後來才知道原來第一版的三千本全部售罄，真的令我感到高興，身邊亦有朋友告訴我看過書後深覺感動，對我來說的確鼓舞。」運動員的故事令人感動，李穎詩的鼓舞事隔多月講來仍七情上面，令我想到九八年自己的第一本小說出版，身在紐西蘭耕作遊學

的我未能即時看到書店店員將書上架，卻因家人長途電話中的一聲通知而雙手顫抖了一整天，當日片段仍歷歷在目；當然，我的作品也如黃嘉汶所說「沒有很大的社會意義」，但李穎詩的振奮，相信是寫作人必經的路。

「第一次出書真的教人開心，我仍未知道銷量，但看到讀者的反應，以及一些朋友向你講自己的看法，堂友們亦說看過後有共鳴，我已經心滿意足。」黃嘉汶說，她曾經投稿多次，花上半年等待才能得到出版；但首次出書的興奮，會教人忘記書本由寫作至出版的艱苦過程。我亦對此深有同感，尤其記得當年在找出版社上花了兩年，及至出版又再多等兩年，前後四年多，首次出版的已是中學階段的幼嫩文章。當然，相對李穎詩新書得到廣大社會回響的興奮，黃嘉汶與我的寫作世界也能白得其樂，而我亦更能明白寫作人的用心，在於分享，而非那一分一毫的狹隘胸襟。

不打算把寫作變成職業

然而，問題仍會繼續，畢竟，如果要成為全職寫作人，一定要靠寫作賺取分毫得以糊口，這是我近年逐步走進這個行業所關心，甚至憂慮的地方。想不到，黃嘉汶和李穎詩都異口同聲的說：「我不打算把寫作變成職業！」我聽罷當然感到奇怪，難道她們也如我一般曾經歷為報刊寫稿年多而未能收得稿費的坎坷？答案竟然是另一片視野：「我最能寫作的時候是在上學期間，看到不同的人，不同的事，感覺多了，提筆書寫便似乎變得自然，反而在假期裡無所事視，人也呆了，那也寫不到半個字來。」黃嘉汶喜歡貼身的生活觸覺，若有太多時間在手，寫作成了每天要做的事，可能會變得空洞，相反如果由不同的生活體驗去刺激自己，落筆才會容易。情形就如已工作了一段時間的李穎詩所說：「有了工作以外的正職，反而更懂珍惜工餘的時間去寫作，效果可能會更好！」

說到這裡，我的想法竟然因為她們的回應而得到釋懷，一直以來，我也執著於現實與理想的角力，認為寫作暫未能變成自己的生活及工作實踐，而感到無可奈何。但黃嘉汶和李穎詩的視野竟是另一個世界，不要以寫作為職業，自然也有另一番天地，也似乎看破了寫作與現實的吊詭。但這是更反映文章無價，寫作人不應受限於寫作成為職業後的掣肘？抑或只是更顯示出香港社會難容寫作人，本土文化生態根本難容寫作人以此為生？如果黃嘉汶和李穎詩的視野是這種生態下的副產品，那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？

不以寫作為未來路向

對談將近尾聲，我亦關心到她們的未來路向，如何實踐更進一步的寫作計劃，豈料得來的回應竟然並非以

寫作為首要方向。「其實我最想做的是攝影，的確我喜歡攝影多於寫作，所以我會繼續多映相；如果可以，我希望將來會有一個攝影展。有時我覺得，一般的影展也會拍攝一些很『大路』的東西，比如說港大有影展，大多會有人拍攝本部大樓(Main Building)，但這是我們每日也會看到的建築；相反，我對一些微小的事情有興趣，比如說每天也有很多人經過圖書館門外，每個人背後也有不同的故事，我想把他們的故事，以照片保留下來。」黃嘉汶的作品《37.8℃》完完全全反映她的想法，當中正是以一張又一張的日常生活照，去說一個動聽的普通年青人故事。

相對而言，李穎詩的路也不是以寫作為前提。「我現在正考慮跟中英劇團合作，以一個新的渠道將運動員的故事表達出來，目的當然跟寫作相近，都是希望能帶出正面訊息，鼓勵年青一代積極面對人生。」看來《摘金背後》一書的延續，並非如坊間所說會出英文版或第二集，而是把故事搬上舞台，成為另一個公開分享的心路歷程。

